冷齋夜話卷之七

宋　釋惠洪

哲宗問右璫陳衍蘇軾襯朝童者何衣。衍對曰。是道衣。哲宗笑之及謫英州雲居佛印遣書追至南昌東坡不復荅書引紙大書曰戒和尚又錯脫也後七年復官歸自海南監玉局觀作偈戲荅僧曰惡業相纏卅四年常行八棒十三禪却着衲衣歸玉局自疑身是五通仙。

東坡遊廬山至東林作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

服妖也哲宗問蘇軾襯章道衣

東坡廬山偈

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魯直曰此老人于般若橫說豎說了無剩語非其筆端能吐此不傳之妙哉

廬山老人於般若中了無剩語

華亭船子和尚偈

華亭船子和尚偈曰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叢林盛傳想見其爲人宜州倚曲音成長短句曰一波纔動萬波隨簑笠一鈎絲金鱗正在深處千尺也須垂吞又吐信還疑上釣遲水寒江靜滿目青山載月明歸

東坡和陶淵明詩

東坡在惠州盡和淵明詩時魯直在黔南聞之作偈曰子瞻謫海南時宰欲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淵明千載人子瞻百世士出處固不同風味亦相似尋又遷儋耳久之天下盛傳子瞻已仙去矣後七年北歸時章丞相方貶雷州東坡至南昌（案公祖洽聞甲）太守云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耳遊戲人間耶

東坡作偈戲慈雲長老又與劉器之同

東坡自海南至虔上以水涸不可舟逗留月餘時遇

慈雲寺浴長老明鑑鬼梧如所畫慈恩然叢林以道學與之東坡作偈戲之曰居士無塵堪洗沐老師有句借宣揚（憍閑）前但見蠅鑽紙門外時聞佛放光遍界難藏眞薄相一絲不掛且逢場却重說圓通偈千眼重（熏）籠是法王又嘗要劉器之同參玉版和尚器之每倦山行聞見玉版欣然從之至廉泉寺燒笋而食器之覺笋味勝問此笋何名東坡曰即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要能令人得禪悅之味于是器之乃悟其戲爲大笑東坡亦悅作偈曰叢林眞面目嗣法有橫枝不怕石頭路來參玉版師聊憑栢樹子與問籜龍兒兒兒礫猶能說此君那不知

（效坡公珠玉）

東坡鎮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長老遣侍者投牒求解宅（院）東坡問長老欲何往對曰歸西湖舊廬即令出別候指揮東坡于是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大衆聚觀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其詞曰大師何曾出世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戒公長老開不

（東坡留戒公長老住石塔）

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爲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曰槌渡口船過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聲謹疏予謂戒公甚類杜子美黃四娘耳東坡妙觀逸想託之以爲此文遂與百世俱傳也

陳瑩中謫合浦時予在長沙以書抵予爲負華嚴入嶺有偈曰大師遊方與盡同家山風月絕塵埃杖頭多少閑田地挑取華嚴入嶺來予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開俯看人世過飛埃湘江廟外休分別常寂光中歸去來又聞嶺外大雪作二偈寄之曰傳聞嶺下雪壓倒千年樹老人拊手笑有眼未嘗覩故應潤物林一洗瘴江霧寄語牧牛人莫教頭角露又曰遍界不曾藏處處老皎皎開眼失却蹤都緣大分曉園林忽生春萬瓦粲一笑遥知忍凍人未悟安心了

夢迎五祖戒禪師

蘇子由初謫高安時雲庵居洞山時時相過聰禪師者蜀人居聖壽寺一夕雲庵夢同子由聰出城迓五祖戒禪師既覺私惟之以語子由未卒聰至子

由迎呼曰方與洞山老師說夢子來亦欲同說夢乎聽曰夜來輙夢見吾三人者同迎五祖戒和尚子由拊手大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異哉良久東坡書至曰已次奉新旦夕可相見三人大喜追笋輿而出城至二十里建山寺而東坡至坐定無可言則各追繹向所夢以語坡坡曰軾年八九歲時嘗夢其身是僧往來陝右又先妣方孕時夢一僧來託宿記其頎然而耿一目雲庵驚曰戒陝右人而失一目暮年棄五祖游高安終于大愚逆數蓋五十年而東坡時年四十九矣後東坡復以書抵雲庵其略曰戒和尚不識人嫌强顏復出眞可笑矣既法契可痛加磨礪使還舊觀規不勝幸甚自是常衣衲衣

幸東坡具公天眼不作果元帝耳

張文定公前生爲僧

張文定公方平爲滁州日游琅邪周行廊廡神觀清淨至藏院俛仰久之忽呼左右梯具梁間得經一函開視之則楞伽經四卷餘其半未寫公因點筆續之筆蹟不異味經首四句曰世間相離生滅猶如虛空花智不得有無而興大悲心遂大悟流涕見前

說公送官隨馬損臂雲峰悅師作偈戲之

世事蓋公生前嘗主藏于此病革自以寫經未終願再來成之故也公立朝正色自慶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者莫如公暮年出此經示東坡居士居士坡爲重寫題公之名于其右刻于浮玉山龍游寺雲峰悅禪師叢林敬畏爲明眼尊宿與興化詵公友善詵城居三十餘年老矣猶迎送不已悅嘗誡曰公乃不袖手山林中去尚此忍垢乎郡僚愛詵多久不果去一日送大官出郊墮馬損臂呻吟月餘以書哀訴于悅悅恨其不聽言作偈戲之曰大悲菩薩有千手大丈夫兒誰不有興化和尚折一臂猶有九百九十九南華恭長老同嗣大愚然少叢林有書來叙法禮悅作偈戲之曰與師萍蹟寄江湖共憶當年在大愚堪笑堪悲無限事甜瓜生得苦葫蘆

喚作拳是觸不喚拳是背

寶覺禪師老庵于龍峰之北曾直丁家難相從甚久館于庵之旁兩年寶覺見學者必舉手示之曰喚作拳是觸不喚拳是背莫有契之者叢林謂之觸背關張丞相奉使江西日將造其廬至兜率見悅

禪師遽甚稱其門人及見寶覺乃作偈曰久嚮黃龍山裏龍到來只見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靈源叟時爲侍者迺作贊其略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年老浩歌歸去樂從他人喚住山翁魯直大笑曰天覺所言靈犀一點此嘉苴爲虛空安耳穴靈源作贊分雪之是寫一字不着畫

吳有異比丘號毛僧日遊聚落飲食無所擇輕薄子多狎玩之貴勢要之不詣忽謂人曰吾其死矣乃危坐說偈曰毛僧毛僧事事不能死了燒了却似不生言畢遽化嗟乎異哉其端師子戒闍梨之徒乎

謝逸字無逸臨川人勝士也工詩能文黃魯直讀其詩曰晁張流也恨未識之耳無逸詩曰老鳳垂頭噤不語枯木槎牙噪春鳥又曰貪夫蟻旋磨冷官魚上竹又曰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凋爲魯直所稱賞

宋世英以德行薦于朝當入學意欲不行不得已請

毛僧之畫

謝無逸佳句

洪覺範宋世英二偈

之信宿而返所居一堂生涯如麤蘊予嘗過之必
君方炊稚子宗野汲水而無逸誦書掃除顧見予
放箒大笑曰聊復尔耳予作偈曰老妻營炊稚子
汲水龐公掃除冊霞適至棄箒迎肿一笑相視不
必靈照多說道理世英聞之亦作偈曰提籃臨照
掃地謝公一般是麪做作不同不假語默通透玲
瓏更若不會換手搥胷

冷齋夜話卷之七終

冷齋夜話卷之八

宋 釋惠洪

劉跛子青州人拄一杖每歲必一至洛中住花舘范
家園春盡即還京師爲人談諧有味范家子弟多
狎戲之有大者范老見之即與之二十四金曰跛子喫
半角小范者見之十金曰跛子喫
椀羮于是以詩謝伯仲曰大范見時二十四小范
見時喫椀羮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過一生

劉跛子說之范詩

陳瑩中贈跛子長短句

初張丞相召自荆湖跛子與客飲市橋客聞車馬過
其都起觀之跛子挽其衣使且飲作詩曰遷客湖

湘召赴京車蹄迎迓一何榮爭如與子市橋飲且
免人間寵辱驚陳瑩中甚愛之作長短句贈之其
略曰槁木形骸浮雲身世一年兩到京華又還乘
興閑看洛陽花說甚姚黃魏紫春歸後終委泥沙
忘言處花開花謝都不似我生涯云云予政和改
元見于興國寺以詩戲之曰相逢一枵大梁間妙
語時時見一班我欲從公蓬島去爛雲堆裏見青
山予姻家許中復大夫宜人蕭參政槩之孫女云
我十許歲時見劉野跛子來覔酒喫笑語終日而去

劉野夫長短句

計其壽百四十五年許嘗館于京師新門張婆店
三十年日坐相國寺東廊邸中人無有識之者
劉野夫留南京久未入都淵材以書督之野夫荅書
曰跛子一生別無道路展手教化三饑兩飽回視雲
漢聊以自誑元神新來被劉法師徐神翁形迹得
不成模樣深欲上京相覷又恐撞着文人泥沈佛
驀地被乾拳濕蹋着甚來由其不羈如此嘗自作
長短句曰跛子年年形容何似儼然一部髭鬚世
上詩大拐上有工夫達南州北縣逢着處酒滿葫

劉淵林南歸布槖中墨竹史藁

蘆醺醺醉不知來日何處度朝晡洛陽花看了歸來帝里一事全無若還與蠡羨不託依舊再作門徒驀地思量下水輕船上蘆席橫鋪呵呵笑雎陽門外有箇好西湖

淵材游京師貴人之門十餘年貴人皆前席其家在筠之新昌其貧至饘粥不給父以書召其歸曰汝到家吾倒懸解矣淵材于是南歸跨一驢以一黥挾以布槖槖黥皆斜絆其腋一邑聚觀親舊相慶三日議曰布槖中必金珠也亨雅知其迂闊疑之乃問親舊聞淵材還相慶曰君官爵雖未入手必使父母妻兒脫凍餒之厄槖中所有可早出以觀之淵材喜見眉鬚曰吾富可敵國也汝可拭目以觀乃開槖有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竹一枝歐公五代史草藁一巨編餘無所有

雲庵活盲女

雲庵住洞山時嘗過檀越家經大林間少立聞哀聲雜流水臨澗下窺有蹲水中者使兩夫下扶緣臂而上乃盲女子年十七八許問其故曰我母死父傭于遠方兄貧無食牽我至此猛推下我而去雲

庵意惻不自知涕下顧其人力曰汝無婦可畜以相活我給與一世力拜諾即以所乘筍兜舁歸山雲庵步隨之盲女後生三子皆勤院事雲庵雖領衆他山歲時遣人給衣食如子姪然雲庵高世之行若此之類甚衆

仲殊初游吳中自負一盖見賣餳者從乞一錢餳與之即就買餳食之而去嘗客館古寺中道俗造之輒就覔錢皆相顧羞縮曰初不多辦來柰何殊曰錢如蜜一滴也甜

錢如蜜一滴也甜

道士畜三物

黃魯直夢與道士游蓬萊

倒挂赤洋仙挂子即所謂綠毛幺鳳也

萬安軍南並海石崖中有道士年八九十歲自言本交趾人渡海船壞于此崖因庵焉養一雞大如倒挂日置枕中啼即夢覺又畜玉猴小于蝦蟆風序清癯以線系几案間道士喚則跳躑登几唇危坐分殘顆而食之又有龜狀如錢置合中時揭其盖使出戲衣袖間寻謁之示此三物從寻乞詩寻熟視曰公小人國中引道者吾詩俚詎能摹寫高韻

黃魯直元祐中晝卧蒲池寺時新秋雨過凉甚夢與一道士褰衣升空而去望見雲濤際天夢中問道

士無舟不可濟且公安之道士曰與公遊蓬萊即
襪而履水魯直意欲無行道士强要之俄覺大風
吹鬢毛髮爲戰慄道士曰且歛目唯聞足底聲如
萬壑松風有狗吠開目不見道士唯見宮殿張開
千門萬戶魯直徐入有兩玉人導升殿主者降接
之見仙官執玉麈尾仙女擁侍之中有一女方整
琵琶魯直極愛其風韻顧之忘揖主者主者色莊
故其詩曰試問琵琶可聞否靈君色莊伎(妓樂)揖手頃
與予同宿湘江舟中親爲言之與今山谷集語不

周賈吟詩作偶

于指畫三字得添毫之意

同盖後更易之耳

周賈者不知何許人雅自號木鷹子治平熙寧間往
來西山時時至高安與予大父善日酣飲畜一大
驢行旅(古夜)衣以爲溺器工作詩詩成癖嘗宿奉新龍
泉觀半夜搥門道士驚(關)科髮披衣啓問其故賈笑
曰偶得句當奉(告)道士殊不意(業)已問之因使口誦賈
以手指畫吟曰彈琴傷指甲蓋席損髭鬚是夜賈
寒甚以席自覆故爾又至袁州見市井李生者有
秀韻欲携以同歸林下而李嗜酒色意欲無行賈

指意藥鐺作偈示之曰頑鈍天教合作鐺縱生三
足豈能行雖然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戀火坑尋
死于西山方將化人問其幾何歲貫曰八十西山
作酒仙麻鞋軋斷布衣穿相逢甲子君休問太極
光陰不計年後有人見于京師橋付書與袁州李
生云我明年中秋夕當上謁也至時果造李生
生時以事出乃用白土大書其門而去曰今年中
秋夕來赴去年約不見破鐵鐺彈指空剝剝李生
後竟墮馬折一足

石學士

白土埭

石曼卿隱于酒謫仙之流也善戲謔嘗出報慈寺馭
者失控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驚遽扶掖據鞍市人
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除着一鞭謂馭者曰賴
我石學士也若尾學士顧不破碎乎
高僧傳有神仙史宗者着麻衣加袖其上號袖衣道
喜怒不常體瘰癧日往廣陵白土埭謳歌自適夜
不知歸宿處江都令檀祗召至與語詞多無畔岸
索紙賦詩曰有欲若不足無欲即無憂求其清虛
者索披麻裘浮游一世間汎若不繫舟要當畢塵

累棲息老山丘檀祇異之陶潛淵明所記曰自土
埭逢三異比丘此其一也有狂道士借海鹽令所畜
小兒登小山山有屋數椽道人三四輩相勞苦其
言小兒一不解但得食一堰如熟艾有問道士者
謫者何時竟荅曰在徐州江北廣陵白土埭上計
其謫行當竟矣問者作書授道士曰爲達之即繫
小兒衣帶還海鹽令喜問曰衣中有何曰書疏耳
又呼問小兒至何處小兒曰前爲道士捉杖飄然
去但聞足下波浪聲至山中山中人寄書與白土
埭上即引衣帶示令令亦不能曉小兒詣史宗史
宗大驚曰汝乃蓬萊山中來耶神仙之有無吾不
能知然觀其詩句脫去畛封有超然自得之氣非
尋常介夫所能作也

范堯夫謫居永州閉門人稀識面客苦欲見者或出
則問寒暄而已僮掃榻奠枕于是揖客解帶對卧
良久鼻息如雷霆客自度未可起亦熟睡睡覺常
及暮而去

李伯時善畫馬東坡稱其筆當不減韓幹都城黃金

李伯時畫馬

范堯夫揖客對卧

易得而伯時馬不可得師讓之曰伯時爲士大夫而以畫行已可耻也又作馬恐爲之耶伯時恚曰作馬無乃例能蕩人心墮惡道乎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夕以思其情狀求爲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花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伯時大驚不覺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其過師曰但畫觀音菩薩自是畫此像妙天下故一時公卿服師之善巧者也

東坡集中有觀宋復古畫序一首曰舊說房琯開元中寄廬氏與道士邢和璞過夏口村入廢佛寺坐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書蓋婁師德退靜兩忘少時臨者永禪師也故人柳子玉寶此畫蓋唐本宋復古所

尹師魯謫官過大梁與一老衲語師魯曰以退靜爲樂衲曰孰若退靜兩忘師魯頓若有所得及移鄧州時范文正守南陽師魯手書與文正別文正馳至則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少頃而化文正哭之

甚哀師魯忽舉首曰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何羨乎不達此又問後事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希文）後逝俄頃又舉手謂文正曰亦無鬼亦無恐怖言訖長逝沈存中曰師魯所養至此可謂有力然尚未脫有無之見何也得非退靜兩忘尚存胸中乎獨無爲子楊次公曰存中識（藥）樂矣然未識樂之忘（忘）也

冷齋夜話卷之八終

冷齋夜話卷之九

宋　釋惠洪

張丞相（張丞相草書亦自不識其字）好草書而不工當時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詬其姪曰胡不早問致予忘之

沈東陽野史曰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詩示溫溫玩侮之曰汝愼勿犯我（犯我）當出汝詩示人（當出汝詩示人）

昌州海棠獨香為佳郡

鶴生卵

李舟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受昌州議者以去家遠乃改受鄂倅淵材聞之吐飯大步往謁李曰今日聞大夫欲受鄂倅有之乎李曰然淵材悵然曰誰爲大夫謀昌佳郡也奈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天下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爲笑

淵材迂闊好怪嘗畜兩鶴客至指以誇曰此仙禽也凡禽卵生而此胎生語未卒圍丁報曰此鶴夜產一卵大如梨淵材而發赤訶曰敢謗鶴也卒去鶴輒兩展其脛伏地淵材訝之以杖驚使起忽誕一卵淵材嗟咨曰鶴亦敗道吾乃爲劉禹錫佳話所誤自今除佛老子孔子之語餘予皆勘驗予曰淵材自信之力然讀相鶴經未熟耳又嘗曰吾平生無所恨所恨者五事耳人問其故淵材斂目不言久之曰吾論不入時聽恐汝曹輕易之問者力請說乃荅曰第一恨鰣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大酸第三恨蓴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香第五恨曾子固不

能作詩聞者大笑而淵林瞠目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

課術有驗無驗

靈源禪師住龍舒太平精舍有日者能課使之課莫不奇中蘇朝奉者至寺使課無驗非特爲蘇課無驗凡爲達官要人言皆無驗至爲市井凡庸山林之士課則如目見而言靈源問其故荅曰我無德量凡見尋常人則遽術而言無所緣飾見貴人則畏怖往往置術之實而務爲諛詞其不驗要不足怪

郭注妻未及門而死

韓魏公客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則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魏公憐之百計賙恤爲求婚將遂其人必死公以侍兒賜之未及門而注死郭注殆可與范公客同科也韓范功名富貴如太山黃河日月所不能奪兩客乃爾可笑耶

癡人說夢夢中說夢

僧伽龍朔中遊江淮間其迹甚異有問之曰汝何姓荅曰姓何又問何國人荅曰何國人唐李邕作碑不曉其言乃書傳曰大師姓何何國人此正所謂對癡人說夢耳李邕遂以夢爲眞眞癡絕也僧贊

不欺神明

寧以其傳編入僧史又從而解之曰其言姓何亦猶康會本康居國人便死爲康僧會詳何國在碎葉東北乃碎葉國附庸耳此又夢中說夢可掩卷一笑

徐鉉曰江南處士朱真每語人曰世皆云不欺神明此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即不欺神明也予聞司馬溫公曰我平居無大過人但未嘗有不可對人語言者耳此不欺神明也

聞遠方不死之術

孔叢子有言昔有人聞遠方能不死之術者裹糧往從之及至而其人已死矣然猶熟思公不得聞其道予愛其事有中禪者之病佛法浸遠眞僞相半唯死生禍福之際不容僞耳今自識其僞猶惑之可笑也

惠遠自以宗教爲己任

高僧傳靈運作遠公影堂記六件事且罪學者不能深考遠行事以張大其德著明於世予曰仲靈嘗自考其事乎謝靈運欲入社遠拒之曰是子思亂將不令終盧循反而遠與之執手言笑謂遠知人則何暗于循謂不知人則何獨明于靈運遠自以宗

教爲巳任而授詩禮于宗雷與道安諫符堅勿伐洛陽同科父子于釋氏其可爲純正而知大體者耶

筠溪快山有虎

筠溪快山有虎嘗搏牧牛童子爲兩牛所逐虎旣去牛捍護之童子竟死石門老衲文公爲予言之爲作詩記之以諷含齒被髮而不義者然予徒能諷之其能巳之哉快山山淺亦有虎時時妥尾行過路一竪坐地牧兩牯以樁樁地不復顧虎搏竪如鷹搦兎兩牛來奔虎棄去因往荷痒挨老樹牯則

詩絕筆附佛書中來

劉野夫約龔德莊觀燈免火災

嗚視同守護虎竟不能得此竪竪雖不救牯無負一村囂然共鳴鼓而虎巳逃不知處嗟哉異哉兩大武高義可與貫高伍今走仁義名好古臨事眞情乃愧汝此事可信文公語爲君落筆驚風雨

龔德莊罷官河朔居京師新門劉野夫上元夕以書約德莊曰今夜欲與君語令閤必盡室出觀燈當清淨身心相候德莊雅敬其爲人危坐三鼓矣家人輩未還野夫亦竟不至俄火自門而燒德莊寨持詰牒犯烈焰而出頃刻數百舍爲瓦礫之場明

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日野夫來弔且欣曰令閤已不出是吾憂幸出可賀也德莊心異野夫然不欲詰之也

紹興初曾子宣在西府淵材往謁之論邊事極言官軍不可用用士爲良子宣喜之既罷與余過興國寺河上食素分茶甚美將畢問奴楊照取錢奴曰忘持錢來柰何淵材色窘予戲曰兵計將安出淵材以手捋鬚良久曰予趨自後門出若將便旋然予追逐淵材以手拏帽褰衣走如飛予爲奴楊照追逐二相公廟淵材乃敢回顧喘立面無人色曰

編虎頭撩虎鬚幾不免于虎口哉予又戲曰在兵法何如淵材曰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開井法禁蛇方 此在前劉野夫條後

淵材好談兵曉大樂通知諸國語嘗曉曰行師頓營每遣之水近閉向井法甚妙時館大清觀於是日相其地而掘之無水又掘數尺觀之四旁觀遣其掘鑿孔穴基布道士月夜登樓望之顰頞曰吾觀爲敗龜殼乎何四望孔穴之多耶淵材不懌又嘗從郭太尉游園曉曰吾北傳禁蛇方甚妙但咒語耳而蛇聽約束如使稚子俄有蛇甚猛太尉呼曰淵材可施其術蛇舉首來奔淵材無所施其術反走汗喘脫其冠巾曰此太尉宅神不可禁也太尉爲一笑嘗獻樂書得協律郎使予跋其書曰子落筆當公不可以姑妄故濫美也予曰淵材在布衣有任倫志善談兵曉大樂文章蓋其餘事獨禁蛇開井非其所長淵材視之怒曰司馬子長以酈生所爲事奇觸訖高祖封六國爲失故於本傳不言者蓋人之美爲完傳也又於子房傳載之者不欲隱賢也柰何書禁蛇開井閉者莫不絕倒

冷齋夜話卷之九終

陳瑩中此集食猪肉鰣魚

冷齋夜話卷之十

宋　釋惠洪

陳瑩中謫通州夜讀洛浦録乃大有所悟歛目長息曰此句唯覺範可解然渠在海外吾無定光佛手何能招之又曰吾甥李郁光祖者覺範所愛當呼來授以此句覺範倘有生還之幸而吾以去死不遠恐隔生則託光祖授之如太陽直撥付遠録公耳于是光祖自邵武蹴足至通瑩中熟視彌月曰非寄附所可姑置之明年予還自朱崖館于高安

大愚瑩中自台州載其家來潭浦過九江廬山因
家焉督予兼程來予以三日至湓城瑩中曰自此
公可禁作詩無益于事予曰敬奉教然予兒時好
食肉毋使持齋予叩頭乞先飫食肉一日毋許之
今亦當准食肉例先吟兩詩喜喜二人死而復生
如何瑩中許之予詩曰雁蕩天台看得足畫船兒
女寄蓬囪徑來潭水謀二頃偶愛廬山家九江名
節逼眞如醉白生涯領略似襄龐向來萬事都休
理且聽樓鐘一夜撞與公靈鷲曾聽法遊戲人間
知幾生夏口甕中燒畫像孤山月下認歌聲霧消
已覺華無蔕礦盡方知珠自明數抹夕陽殘雨外
一番飛絮滿江城瑩中喜而謂曰此詩如岐下猪
肉也雖美無多食後三年予客潭水見瑩中姪勝
柔自九江來出詩示予曰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
慎勿恃何妨爭先世路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
可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傷與其病後求
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予謂勝柔曰公癡叔詩如
食鱗魚唯恐遭骨刺耳與岐下猪不可同日而語

蟲文不通辨譯

也

景祐中光梵大師惟淨以梵學著聞天下皇祐中大覺禪師懷璉以禪宗大振京師淨居傳法院璉居淨因院一時學者依以楊聲景靈宮鋸鏞解木水既分有蟲鏤紋數十字如梵書字旁行因進之上遣都知羅宗譯經潤文夏英公竦詣傳法院導譯冀得祥異之語以讖國淨焚香導譯逾刻乃曰天竺無此字不通辨譯右璫恚曰諸大師且領上意若稍成譯館恩例不淺而英公以此意諷之淨曰

淨璉可謂佛弟子

道人識歐公必不凡

幸若蟲紋稍可箋辨誠教門光也異日彰謬妄萬死何補上又嘗賜璉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喜歎之

富鄭公每語客此兩道人可謂佛弟子也倘使立朝必能盡忠節以其人品不凡故隨所寓輒盡其才今則淨璉輩何其少也耶

予遊褒禪山石崖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足而卧予坐其旁久之乃驚覺起相向熟視予曰方聽萬

壑松聲泠然而夢夢見歐陽公翛承折角巾杖藜逍遥潁水之上予問師嘗識公乎曰識之予私自語曰此道人識歐公必不凡乃問曰師寄此山如今幾年矣道具何在伴侶爲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公所言衮衮多事人也曰豈不置鉢耶曰食時寺有椀又曰豈不畜經卷耶曰藏中自備足曰豈不備笠耶曰雨即吾不行曰鞋履亦不用耶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行殊快人予愕曰然則手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吾度牒也亦欲睡枕頭予甚愛其風韻恨不告我以名字鄉里然識其異音也必湖山隱者南還海岱逢佛印禪師元公出山重荷者百夫擁輿者十許夫巷陌聚觀喧吠雞犬予自嘆曰使褒禪山石崖僧見之則子爲無事人耶

觀道人三生爲比丘

唐忠義傳李澄之子源自以父死王難不仕隱洛陽惠林寺年八十餘與道人圓觀遊甚密老而約自峽路入蜀源曰予久不入繁華之域于是許之觀見錦襠女子浣泣曰所以不欲自此來者以此女也然業影不可逃明年某日君自蜀還可相臨以

羊肉大美性暎

一笑爲信吾已三生爲比丘居湘西岳麓寺寺有巨石林間嘗習禪其上遂不復言已而觀死明年如期至錦襠家則兒生始三日源抱臨明簷兒果一笑却後十二年至錢塘孤山月下聞扣牛角而歌者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臨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壞性常存東坡刪削其傳而曰圓澤而不書岳麓三生石上事贊寧所錄爲圓觀東坡何以書爲澤必有據見叔黨當問之

毗陵承天珍禪師蜀人也巴音夷面眞率不事事郡守忘其名初至不知其佳士未嘗與語偶携客來游珍亦坐于旁守謂客曰魚稻宜江淮羊麵宜京洛客未及對珍輒對曰世俗無如羊之大美且性極暖宜人食守色變瞋視之徐曰禪師何故知羊肉宜暖珍應曰常卧氊知之其毛尚爾暖其肉不言可知矣如明公治郡政美則立朝當更佳也

趙閱道日延一僧對飯

趙悅道休官歸三衢作高齋而居之禪誦精嚴如老爛頭陀與鍾山佛慧禪師爲方外友唱酬妙語照映叢林性喜食素日須延一僧對飯可以想見其

魯直悟法雲語嚴作小詞

東坡山谷瑩中瑕疵可笑

問歐陽公為人及文章

為人矣

法雲秀關西鐵面嚴冷能以理折人魯直名重天下詩詞一出人爭傳之師嘗謂魯直曰詩多作無害艷歌小詞可罷之魯直笑曰空中語耳非殺非偷終不至坐此墮惡道師曰若以邪言蕩人淫心使彼逾禮越禁為罪惡之由吾恐非止墮惡道而已魯直領之自是不復作詩詞曲耳

徐師川曰予于東坡山谷瑩中三君子俱知敬畏者也然其瑕疵予能笑之如東坡議論諫諍真所謂殺身成仁者其視死生如旦夜爾安能為哉而欲學長生不死山谷赴官姑孰既至未視事聞當罷不去竟俯就之七日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爾無州吏可遷夫士之進退大體欲分明不可苟也豈以州吏為累耶瑩中大節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視爵祿如糞土然猶時對日者說命此皆顛倒也吾故笑之

臨川謝逸字無逸高才江南勝士也魯直見其詩歎曰使在館閣當不減晁張朱世英為撫州舉人行

證道歌數
明心要

不就閑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一日有一貢士來謁坐定曰每欲問無逸一事輙忘之嘗聞人言歐陽修者果何如人無逸熟視久之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嘗參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也得無逸之子宗野方七歲立于旁聞之匿笑而去

大通禪師言吾頃過南都謁張安道於私第道話一夕安道曰景德初西土有異僧到都下閱永嘉證道歌即作禮頂戴久之譯者問其故僧曰此書流播五天稱眞丹聖者所說經發明心要者甚多又

寧安和尚不視秀僧書

闘大律師宣公塔所在吾欲往禮謁譯者又問此方大士甚衆何獨求宣公哉曰此師持律名重五天

洪州武寧安和尚者天衣懷禪師之嗣也與秀闘西爲同行秀已應詔住法雲寺其威光可以挾其友登雲天而翔也而安止荒村破院單丁五十年秀時以書致安安未嘗視棄之侍者不解其意因問問之安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乃今知其癡夫出家兒塚間樹下辨那事如救頭然無故于八達衢頭

饌器皆黃白物

屋史作息

三代聖人多生儒中兩漢以下多生佛中

架大屋養數百閑漢此眞開眼尿牀也何足復對語哉吾宗自此蓋亦微矣子曹猶當見之

王荆公居鍾山特與金華俞秀老過故人家飲飲罷少坐步至水亭顧水際沙間有饌器數件皆黃白物意吏卒竊之故使人問司之者乃小兒適聚于此食棗栗食盡棄之而去文公謂秀老曰士欲任大事閱富貴如群兒作息乃可耳

朱世英言予昔從文公於定林數夕聞所未聞嘗曰子曾讀游俠傳否移此心學無上菩提孰能禦哉又曰成周三代之際聖人多生儒中兩漢以下聖人多生佛中此不易之論也又曰吾止以雪峰一句語作宰相世英曰願聞雪峰之語公曰這老子嘗爲衆生曰是什麼

博著無縫爭解容得世間螻蟻

石塔長老戒公東坡居士昔赴登文戒公迓之東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也戒公起曰這箇是塼浮屠耶坡曰有縫柰何曰若無縫爭解容得世間螻蟻坡首肯之

范文正公奏舟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堯夫于姑蘇取麥五百斛堯夫

時尚少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近曼卿曰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喪之西北歸無可與謀者堯夫以所載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爲三喪未舉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與文正曰何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東坡夜宿曹溪讀傳燈錄燈花墮卷上燒一僧字郎以筆記于囱間曰山堂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覺打花落茶毘一箇僧梵誌詩曰城外土饅頭餡草在城裏一人喫一箇莫嫌沒滋味魯直曰既是餡草何緣更知滋味易之曰顯兒以酒燒且圖有滋味

詩當作不經人語

盛學士次仲孔舍人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丈澹抹墻腰月半棱坐客皆稱絕次仲曰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不唯大也亦不犯美題禁

嶺外梅花

嶺外梅花與中國異其花幾類桃花之色而唇紅香

著東坡詞曰玉質那愁瘴霧氷姿自有仙風海仙時遣採芳叢倒掛綠毛幺鳳素面常嫌粉涴洗粧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魯直詞曰天涯也得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闌風細得香遲不奈曉來開偏向南枝玉肖簫弄粉人應妬飄到眉心住平生箇裏傾盃深去國十年老盡少年心

黃回汝不競矣

詩忌深刻

魯直罪余于詩深刻見骨不務含蓄余竟不曉此黃魯直使余對句曰呵鏡雲遮月對曰啼粧露着花

蔡元度生沒高郵

蔡元度焚黃餘杭舟次泗州病亟僧伽塔吐光射其舟萬人瞻仰中有棺呈露士大夫知元度不起矣至高郵而歿元度生于高郵而歿于此亦異事耳世言元度蓋僧伽侍者木叉之後身初以爲誕今乃信然

論當有知之者耳

丁持靜齋藏義門手批本書友自粵携入都涇之佩臨一過惜此本及何批陳逮本均有舛誤安得舊本一勘耶甲寅閏月初吾汶坪記

冷齋夜話卷之十終

授經同年藏日本五山板九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邊線（通各卷字躰疏古趣）

直從天水出惜前五卷乃抄補然亦極舊殺數百年前人手筆（阮校）

一過卷九補開廿法一條餘所得異字逸文殆不少勝計余昔過寫何樹

芸無善本可勘今竟獲海外奇秘讀畢為之忻慰無已況此本乎記時

甲寅十二月十七日也

卷三增詩一字未易工一條

小川京大圖書館藏